

美國十二

女大偉人傳

馬學禹譯

上海良友圖書公司印行

Alice Booth 著
馬學禹 譯

美國十二女大偉人傳

1934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目錄

一、	靜尼・愛丹氏(Jane Adams)	一
二、	愛娜斯丁・許曼・漢克(Ernestine Schumann-Heink)	一三
三、	瑪利・胡麗(Mary E. Woolley)	二九
四、	海倫・凱羅(Helen Keller)	四三
五、	格莉絲・歐勃(Grace Abbott)	五九
六、	佛羅倫士・蘭娜・莎賓(Dr. Florence Rena Sabin)	七一
七、	葛莉絲・柯立芝(Grace Coolidge)	八三
八、	瑪達・波麗(Martina Berly)	九五
九、	威拉・凱漱(Willa Cather)	一一三
十、	加利・卓敏・卡特(Carrie Chapman Catt)	一二三
十一、	敏尼・麥登・費斯基(Minnie Maddern Fiske)	一三五
十二、	西錫利・布斯(Oecilia Beanz)	一四九

(1) 靜尼愛丹氏 (Jane Adams)

——一個努力分享着人類一切悲苦，努力使人類分享着自己的歡樂的人。

畢竟，這便是靜尼愛丹氏人生的主旨——她與人共享的熱情。她兩肩緊縛在人類艱苦重担之下——博施她一切熱誠的寶藏，精巧的欣賞給人羣。

爲了完成這目標，她把個人的生命都放棄了——生命，這萬物中最精妙的個人的東西。

她傾盡了財產去爲她的事業，這財產可使她過着安適奢華的生活的。

她拋離了所應享的鮮綠的草原，急流的湍水，朗淨的天空和安樂，去生活着在這污垢堆聚的城市裏的景物，聲音，氣味和煩擾中。

她已離開了華美——因為除了「遐爾院」和她安置進院裏的一切，鄰近沒有一點可愛的東西，灰色的煙霧染污了天空。急鳴的手車在那圓石街道上隆隆的來往着。高聳和細小的樓房擠擁得密重重如監獄的牢牆一般圍繞着她手建的華美的場所。

她不用朋友也是一樣幹着，除非朋友們來幫她一起工作。友誼是需要時間去建立的——而靜尼愛丹氏就沒有這樣的空暇。她已拋棄了清靜，那思想家和夢想家所最珍愛的躲身處的清靜——而靜尼愛丹氏是一個思想家，一個夢想家——因為她日間和夜裏從沒有避開許多小的或大的間斷。

她仍舊一樣地保持着她身心的健全和她幽默的感覺。她蔚藍的眼睛會化為歡笑，當她告訴你一個小孩曾這樣說過：『我在遐爾院中時常說「對不起」——噢，有時我甚至說「我求你的寬恕」』這時她的聲音——這聲音表示是愉快或憂愁，她是不會混錯的

——是如鵲叫一般的歡樂，伶俐，和悅耳。

靜尼愛丹氏並沒有眷眷的情懷或拒絕。她的情感已變形為動作——而她全沒有拒絕過什麼，甚至她自己也不知道會拒絕過什麼事情。遐爾院的火爐頭懸着一幅五月裏怒放着緋紅花葩的蘋果樹的圖畫。我奇怪幾許前這丹青已成為靜尼愛丹氏所識得的唯一的春天……

還有兩樣東西是她要試着拋棄的——但是生命不允許她——那是事業和名譽。牠們的來臨是她所不能自持，是違背她的志願的。甚至現在她拒離牠們好像是敵人一樣——或許因為發現了牠們是難於共享，不像她所成就的其他事業一樣。

但是她嘗試着……問她的時候；她會指着遐爾院說。

『這是我的工作。它是顯而易見的』。

並且，就算沒有實在的遐爾院，她仁愛的和真誠的學說的具體證據，靜尼愛丹氏仍可稱為偉大。她的著作，她的談話，她的理論和預言，造成她在今日社會學界中最

顯名的女子。她的現代世界萬狀的分析，是貼合于青年們和具着青年人看將來的眼光的。她是一個偉大的教師，一個偉大的說教者。誠然，她對於美那種靈銳的感動，和她所具創造給人們那優美的待遇和喜樂那種能力，都能夠鑄成商業上的價值。

但是甚至嬰孩時代，靜尼已經開始她那與世共享的畢生的習慣了。在那時，她的全宇宙是她的父親——一個朋友教徒——一個磨坊看守者——他的敏銳的意志和不撓的純直是她最精美的繼承物。真誠地她願望能像她的父親有一隻扁平的姆指，整天地坐在那裏擦抹着那從磨石中落下的小麥。有時她會從深夜中驚醒——像她的父親許多年前作磨坊學徒時一樣——她覺得快樂和滿足，甚至用這絕早的時刻，爲了她父親怎樣在年青的時候讀遍過村裏圖書館的書的故事激起熱情，開始一個誦讀的功課。

她的家庭是僻處于一個意大利諾斯鄉村的盡頭，橫過一幅擴大的草原，兩個磨樁很忙地在一條暢流的小川上旋轉着。她熟識那樹叢，那百花，那小鳥，那斜陽的光輝，那春天的薰香，和那寒冬天上的繁星晶瑩底閃耀。偶然她跟着父親逛到左近的城市，

那裏糖果店和奇異的玩具底奇麗把她幼小的眼兒也炫耀花了。

可是一天她長大了——當她快到七歲時——她已另用一雙新的眼睛看那城市了。

那狹小醜陋的房屋擠作一團地呈現着黴爛和污濕，她問她的父親爲什麼人們放着樹林的美麗和廣闊的天空（像她所愛的地方一樣）不去住，而偏住到這樣醜陋的地方。

他第一次給她的解釋是教她如何貧窮和過擠可以損壞人生的美滿，她就立刻——小孩的她——發誓有一天要有一所大房子，不安置在同樣大的房子中，但只在城市中污穢處——這樣她可以分享那污垢——和那房子。

許多年後，那城市貧苦的景像好似一個決然的強力再次闖入她生命中——這許多年裏，是她受着家庭和學校教育的時候。年華使她在意大利諾斯，石津的石津大學得了文學士的學位，她是一八八一年第一屆畢業班四個中的一個。年華使她決定了專攻醫藥和往貧民中效力。

於是她在費城的婦女醫科大學裏開始研究醫學的課程——但是兩年後，曾遮蔽她

童年時代的脊髓病又復發了，她不得不放下這計劃，六個月倒在床上靠一點書籍作她唯一的安慰。旅行是醫生使她復原的部分的藥方——在倫敦，作爲一個遊歷者，她再得接近城市的貧苦的羣衆——一個印像和絕早童年時的印像鎔化成了一道隱明的閃光。

她在一次護送的旅行，給人引導到倫敦的東城盡處——到那菜場，那裏在星期六半夜，所有可怖的腐壞的蔬菜和水果都拍賣給城中快要餓僵的貧民，她從一輛公共汽車頂上親切的看見了——那給黃色的煤氣燈光照耀着的慘暗的街衢，剛強，灰白的面孔在幽暗中圍繞着小販的場車。饑餓的人們大喊着強索這劣賤的食糧。竭力引長他們的手——可憐的，操作損盡的，餓僵了的手——去高喊着命運所給與他們的唯一的食糧。

這個不能磨滅的印像深刻在這少女的心中。生命的殘酷——人生的悲劇——人類孤獨無助地和生存掙扎的可憐。穿過了意大利，法蘭西和西班牙，那裏秀麗的山河使

她從自己身上發現那不期的欣賞力，也許這是她的遺傳物——她發現自己不能自己地會牽引到貧苦的區域——無疑地在那些卑賤的濕地裏會發覺了貧富之間，相隔祇在咫尺。

有些人能夠從他們的腦中驅去一個可怖的記憶，好像臨着可怖的景物閉上他們眼睛一樣地容易。靜尼愛丹氏却不能這樣，她是不會忘記的。在她，記憶是助成她不息地去做着神聖的工作——不是安定地存留在一個信仰中，以為事情是永遠一樣地，而是移動的——幹去——改造牠們。

在她第二次遊歷歐洲前的兩年中，這個觀念不息地滋擾着她。於是在這第二次的遊歷中，她決定了一個立刻可以實行的計劃——在城中生活最困苦而缺少許多東西的區域裏，租一所房子，嘗試着怎樣去替他們盡力。她和一個熱誠幫忙她的朋友——伊倫，基斯，絲他爾造訪倫敦的湯比院，鍛鍊成自己的身心能夠有和窮苦掙扎的力量之後，便回到支加哥開始她們的工作了。

遐爾院

一八八九年，這古式的房宇的遐爾院革新修改過了。裏面放着愛丹氏女士的可愛的古桃花心木，掛上她從意大利和西班牙收集回來的圖畫。所有門都開放了歡迎她們的鄰舍。兩個女子，孤獨地冒這高潔的危險，開始和工廠住區裏的異鄉人分享那豐富智識的，藝術的，精神的捐助底泉源。

她們的服務是變易的，因為她們沒有什麼規定——純然不過是準備着去幫助一切。她們洗淨初生的孩子，安葬死去的遺體。她們看護那疾病的和替一般污汗淋漓勞苦于工廠裏的母親們看守孩子。她的朋友，絲他爾女士，使在院上向着一羣女孩開始誦讀「羅夢拉」，而組織不同的班級去為一般因做工而失學的孩子。

不久，自動加入幫忙的人來了。一個組織幼稚園。賽尼迪女士一個多才的藝術家，奉獻她的才能給一般勤奮去學的人。有名的音樂家也來替一般有愛美性的移民盡力。許多有名的人物也來了，沒有一個是願受薪的。他們謀食於遐爾院外，而犧牲了

一般工作的人們所珍貴的晚夜，與及星期六和星期日去服務人羣。

除了個人的合作，新的建築也跟着來了。從遐爾院開始，四十一年中，加多了十二座樓房，圍繞着一幅方形的草原，這齷齪區域中唯一的美地。

公共圖書館也分支了一個來了。

幼稚園差不多自動地變爲了日間的看護，那嬰兒健康會管理着九百個嬰兒的病院。樓下是一般做母親的等待着——渴望地和野心地去學習怎樣去調理自己，使生出來的孩子會強健和美好。從一八八九年起這兩個女子——爲了要分享世間的工作和煩惱——開始注意一般出外工作的母親們的孩子了。

牠的不可思議的發展。

現在有了十三座建築了——每處都擁滿得像最初一座一樣，健身房，戲場，美術室，跳舞場，紡織室，陶器窯都齊備了——每處都含着美的裝飾。這樣已超過當初遐爾院的願望了，因爲那章程寫着的祇是這幾句：

「建立一個高尚的公民的和社會的生活的中心。建立教育的和博愛的事業，考察及改良支加哥實業區的狀況爲宗旨。」

這都是對人羣的方法。而退爾院服務於個人的聲名是同樣的高的。每年千百個人帶着他們不同的問題來到——她們都能用不可思議的了解和無限的憐憫去解決——對於那些不能解決的困難，便給與友誼和同情的慰藉。

退爾院的目標每年加闊了，牠的各樣活動簡直不勝枚舉，牠已成爲世界上一個無匹的院堂，正爲了牠不是院堂化；因爲牠不是受那一種教條，政治，信仰，種族，或黨派所壟斷的。牠是現世真止的共和，人類的相愛在那裏不是空談，而是實行的。

『靜尼愛丹氏最偉大之處實在是甚麼？』我曾問着一般認識她和她的工作的婦女。

『她的容忍之力，』一個說，『她從人羣中看見一點人所不能見的東西。她能了解像上帝之能了解。』

『她的勇氣，』又一個說。『我想最好的例子，便是她的和平信仰，在她所愛的祖國宣戰的時候，她仍能夠勇敢地忠於她的和平的信仰。』

『她的基督教，』第三個說。『她是唯一我所認識的忠實教徒。一個唯一真正地愛她的鄰舍如自己一樣的人。』

『她的以最善向人的信仰，』第四個的回答，『她以為世上沒有一種美滿是單屬某一個階級的。那藝術，文學，音樂，舞蹈和優雅的生活，都是同樣屬於富貴和貧賤的。』

人類的仁慈和同情是怎樣優美地剖白了她的信心，你看教室中，男的，女的，熱望地，當他們編織着麻紗，或塑造着瓦鉢，或在帆布上濺塗着污濕的哈爾斯達街所不能尋到的緋紅的花朵時，他們眼睛裏的歡欣都改造了他們了。這是創造的歡樂來到他們的手中——和友誼的歡樂——技巧的人們快樂地爲美的原故大家一同工作。許多由當家的奴僕而變成一個穩重自靠的婦人，這就是她們自己已經有了一點技能做的原

故。

兩件東西，靜尼愛丹氏——或遐爾院，亦即靜尼愛丹氏——奉獻給這人間——每星期遣送六千個靈魂穿過這永遠放開的門戶的人間。——遐爾院給他們康健——而這康健便給了他們美的欣賞和美的建造。只這兩種東西已夠給人們快樂了。

況且……我還懷疑靜尼愛丹氏的快樂仍不滿足。聽她這般向你說你一定要看看遐爾院——由陶窑到戲院，由嬰兒院到美術室。她這般忙的跑上跑下，不去勞煩一般喜歡聽她指揮的人。她自己佈置着樓屋，指示着怎樣去掛那圖畫，回答那電話寫書信，接待一切來聽的人，和永不拒絕人們要她的時間和體力的要求——在我們所不能臆想的一個人生的當中，我懷疑牠。

我懷疑靜尼愛丹氏所過着的光榮的生命中有一點小小的不滿——這便是她可惜只有一雙手——只有一個女子所有的魄力——一個伶俐的頭腦——和一個偉大的心去分享她至愛的蕃衍的世間。

(二) 愛娜斯丁許曼漢克 (Ernestine Schumann—Heink)

——一個在六十九歲的年紀，還極力去扶助人羣攀登她那五十年前孤獨無助地掙扎上去的成功之塔的婦人

無線電播音台沒有什麼神祕——神祕的地方只在播音台和你我間所相隔的青空裏，只在傳送以太 Ether 的一種奇異無形的波動，這波動是人人都要承認而沒有人能真確地去解釋的——除非拉出上帝來問問他。

但是播音台本身的安置是和任何小城裏的客堂一樣簡單，只不過天花板是高些，

空間是闊些，和笨重深摺的琥珀幕帷覆上紫色的掛布貼緊四圍沒窗的牆上。兩道門緊閉着阻止嘈聲，從一個長玻璃檻外，你可以看見司管音浪的人——把聲音猝撚盤轉得像一條柔軟的絲帶一般，因此牠來到你跟前時非常柔和精緻和清晰。

琥珀的明燈從高處發出愉快的軟光照耀在那黑色的大鋼琴上。伴奏者已準備地坐着，兩手對準在琴鍵上；宣告者兩眼凝注着那時計；而這舉世最鍾悅的中音歌者，愛娜斯丁許曼漢克，站在播音筒前，柔軟的襟花色如冬天的蔭影，雪白髮絲高高地擡起，她的藍寶石和白金耳飾的閃耀都不及她的眼睛表現得光輝奪人。

這雙眼睛，滿含着平重和篤信，是屬於一個已經克服了一切貧窮和痛苦，失望和傷心的婦人。甚至奢華她也制勝了，因為雖然她勞苦和勝利的年華已帶給她可使她安適的豐足，但她仍一樣工作去——不單只唱自己的，並且還伸出扶助的手去給許多正在開始攀登這悠長艱難的成功之階的青年歌唱者們。

那勝利音律是在她的聲音裏，真實的，她遇着一種藝術而能用制服藝術的唯一方